

台湾新人新著

杨直矗 著

连云梦



连云梦

台湾新人新著

(台湾) 杨青矗 著

台湾新人新著

连云梦

杨青矗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7.875印张 2插页 161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1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0001—55000

ISBN 7—80533—506—0

I·107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一、飘泊的心灵·····	1
二、寡妇群·····	20
三、幽篁静看野溪流·····	54
四、绝缘·····	74
五、企业家·····	92
六、营巢·····	110
七、连云大楼·····	137
八、新生命·····	171
九、流转的地灵·····	187
十、暴流·····	217
十一、画烟·····	228

一、飘泊的心灵

1

经生开车到火车站要接从故乡来的父母。昨天大哥经汉从台中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俩老搭火车南来的班次。

火车一进站，经生在出口的栅门等。母亲在前，父亲在后，夹在人群中，母亲睁大雾滞的眼睛找人。

“妈——，爸——。”经生在栅门外叫。

“经生在那里啦。”老妇人抓住丈夫的手指着儿子说。

恭成姆出了栅门，干瘦多皱的手攥住儿子的胳膊兴奋得哽咽着：

“经生啊！你胖了许多了。”经生一手搂住母亲，一手接过父亲手中放衣服的塑胶袋子。

“我拿，爸爸。”

双亲在4年前来过一次，经生前次回家后，至今已一年多未见过父母了。

“你从那次载画回去，说要出来做室内装潢的生意，到这阵已经6年多了，6年多来你只回去五次，这一次已经一

年多没有回去。”

“妈跟你爸常想来看你，田里的工作和养的猪啦、鸡鸭啦、绑得死死的离不开。”

“你事业做得按怎啦？”恭成伯干瘪的脸清癯健朗，上穿整齐的白色衬衣，下着烫得棱线毕挺的边条浅咖啡色西装裤，有点不配合他种田晒黑和操劳多皱的皮肤：“凡有人回庄去，都风声你赚几亿又几亿，起菜市场，起戏院、起歌厅，大楼一楼一楼起。爸爸一直想来看看你到底起了多少大厝。”

“我现在就载您们去看。”

经生带双亲到他的轿车边，开门让俩老坐进后座，放好塑胶袋，开车转入市区。

“你买车驶多久啦！”恭成姆问。

“快五年了。”

“你回去怎么都没驶回去？”恭成伯问。

“太远，驶车回去辛苦。”

经生开车绕了几条街，让父母看看都市的街景，然后经过头几批建的店铺指给双亲看，再开往进福市场，绕新映戏院、新秀歌厅及天彩戏院、天艺歌厅的前面街道。告诉双亲周围的市场、戏院、歌厅以及550间店铺都是他建的。俩老看上看下，望着戏院和歌厅的招牌啧啧称奇。目不应暇的溜览穿流在电影街和市场口的人潮。

“真热闹。”俩老同声赞扬。

“四年多前这里都是农田，我们这样一建设变成商业区了。以前股东拆伙时，我分到18间没有卖完的店铺，一年

前全部卖完了，刚建的时候一间60万，最后卖出的几间，每间卖150万。”

经生又载双亲去看舒居高级别墅，及他后来建的龙凤大楼、经生大楼。最后载他们上大饭店吃过晚饭，回到他的住宅。

“你一个人住这令好？”恭成姆语含责怪与羡慕。

“不要太浪费，还没建置家庭，要勤俭一点。”恭成伯嘀嘀咕咕坐上沙发椅。

“我以前也很节俭，刚开始做事业时，都打地铺睡，3年前才留这栋住宅自己住。”

三年来有钱了，这间住宅的装潢花了五六十万，全栋三楼都铺地毯，海棉软垫高级布面的沙发椅，墙壁加钉艺术化的板面，门都是古铜色的彫花艺术门，乌心石木材精制的整套衣橱及衣柜，光音响设备花了20万元。

经生向父母叙述他五六年来创业的过程，以前租为装潢公司办公室的房子3年前退租了，现在装潢公司和建筑公司的房子，都是自己建的，留下两间透天的三楼来做办公室。

“爸爸以为你只会画画呢！”恭成伯眉开眼笑：“那你真的像人家风声的赚了几亿又几亿？”

“六七千万是有，可是本钱仍然不够，现在还向银行贷款3000万。”

“那你当初没有本钱是怎么做的啊？”恭成姆眨眨灰雾的眼珠子。

“当初一次建三、五间，现在是建大楼，不是大楼也是一建就几百间。”

“妈跟你爸爸都操心你还没娶妻，我们两个老的差不多快要钻入棺材里了，我们不愿在眼睛闭下时，没有看到尾巴成家。”

“慢慢来，还早。”

“什么早？”恭成伯怒喝着：“36岁了还早。”

“现在文明时代，时兴自由恋爱，父母也不便为你做主。你出来这令久，拢无交查某囤仔。”恭成姆问。

“我跟不少银行有来往，好多银行小姐对我有意思，只是没有空，去存款时谈谈笑，过后一忙，就不想去找她们了。”

“银行小姐？不错啊！”恭成姆拍拍儿子的大腿：“很高尚的职业。”

“我听说你时常上舞厅上酒家，也常带酒女舞女回家。”恭成伯瞬间脸孔严肃起来：“你不要尽赚尽被舞女酒女拐光了。”

“上酒家上舞厅只是事业上需要交际时才去。”

“你要有限度。大家说你赚几亿又几亿，你不曾寄过一角半分回家，你自己想想。”

恭成伯忍住气喘息着：“不是说我要用你的钱，我现在自己还能种一点田，用不着拿你的钱。你赚了钱，亲戚兄弟姊妹的家也应该去走走，买些东西送送侄儿外甥，你从来都没有。”

“爸爸，这是我太忙的关系，兄弟姊妹和亲戚也分散的远，找一次要浪费一两天的时间。我每天一起床就忙到晚上12点，有时一两点。以前装潢公司自己做设计工作，经常画

稿画到天亮。说我没有寄钱回去，是事业越做越大，虽然赚不少钱，本钱时时都不够用，常常为周转金钱，跑银行贷款和向人家借钱。如果说这是原因也不对，我要抽一两百万寄回去给您俩是很简单的事，主要是忙得疏忽。您们要用钱尽管向我拿。我屋里刚好有30万现款，您们要回去时带回去，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。”经生觉得惭愧，对父母应该尽一点孝敬的时候了：“以后我交代会计小姐，每月固定汇回1万元给您俩。”

“你爸爸是讲讲而已，你也不必寄钱回去，我们来主要是希望你卡紧成家。36岁，中年了，再拖下去，吃老时父老子幼。”恭成姆摇摇儿子的手：“你要会想，勿要一日拖过一日，眨一下目就拖老了。”

“这个我自己会打算，您们不必操心。我想爸妈不要做田了，老了，该享受享受。来我这里住，这个房子三楼，楼下客厅，我住二楼，三楼您们住。”

“我们是住不惯都市的，你大哥常叫我们去台中他那里住，你二哥也常叫我们去台北他那里住。我们还是喜欢住在家乡，厝边隔壁有相处了几十年的老人伴，每天饲饲牲畜，种种五谷看着它们生长。”

经生与父母谈到12点多，六年来自己机械一般的忙，找地购地，策划申请，买材料找工人，销售房屋，金钱周转，上酒家舞厅应酬，待理的事总是那么多等你去做。忙得忘了有父母，有兄姊，难得像晚上与父母这样促膝谈心。他发现六年来他在忙碌中消失了自己，今夜在父母的膝前寻回自己的存在。他珍惜这一份几乎忘记了的亲情，他狠下心抽了三

天的时间，什么事都撂下，开车载俩老到附近的风景区去玩。

父母要回去时，他开了一张30万支票给他们，交代拿回去存入农会，要用就去领。

他开车送父母到公路局站。

“经生啊！赶紧找一个好查某团仔成家。”公路车缓缓起动，母亲探出头来叫道。

“这阵盖重要的是建置家庭，起大楼，起戏院，起菜市场，拢总勿重要，赚钱有赚无赚拢莫要紧，第一重要的是娶畝^①！”父亲清癯的脸跟母亲挤出一个窗口急急忙忙再三叮咛。

2

澄清湖边的山丘在虫鸣的交响乐中酣眠，经生将轿车锁在路旁，爬上山丘坎坷曲折的土径，回头俯瞰，华灯争闹的市尘远在数里外。土径的左边山坎陡峭，下面是秋收后的稻田，右边是杂草遍野的丘陵。下弦月牙凄迷的银辉略能分辨曲径的土面。虫声之外，万籁在夜色中歇息。他走了一段已看到营火熊熊的光焰播播闪跳。

他12点从舞厅出来，晚上有应酬，不得不陪客人在舞厅耽搁到散场，才赶来参加露营。这是金融界一些未婚男女职员各人邀一些朋友一齐办的。他希望藉此机会看能否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成家，了却父母挂虑的心愿。

经生走到营火边，一群年轻男女哗然起哄：

①闽南方言：娶妻。

“哇！大老板姗姗来迟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的慢。”

许济民约他时，要他下午5点来到高尔夫球场边的草埔集合，然后大家包饺子，做菜，煮晚餐，经生说他能几点到就几点到。

经生藉柴堆燃烧为营火的闪闪红光，望望周围三四十个青年男女，这些人除了十来个他不认识外，多数是金融界的人，几个男的他曾请他们上大饭店吃过饭。做了五六年生意，贷款存款都是大数目，跟六七家银行及合作社来往过。金融界他有很多认识的人。

经生插入土风舞的圆圈中，一个男的插一个女的，三四十人牵手环绕营火跳土风舞。教导的那一对在圈内踏着录音机放出的音乐喊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，引领大家跳，个个带几分生涩的微笑跳着绕圈子移动，脚步参参差差，有的扬上，有的踢下。彼此跳的不熟，兴味就在两性间的生涩与忸怩中产生。

一曲终了，大家歇脚喘喘气，经生注意一下左右两边的女孩子，右边的胖得一身肉，左边的鸡蛋脸的下巴尖得显出一副厉害相，这两个他都不熟。经生瞥见詹映云在对面，两手撩开跳散披在额前的短发，营火爆热的光焰在她脸上染了鲜活的桃红。

“詹映云！”经生退出圈子向她挥挥手。

她跑过来跟随经生走到暗黑的帐篷边。

“你来迟了，要不要吃饺子，里面还有很多，我拿给你。”詹映云瞳仁亮起征询的光彩。

“我不吃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今天要汇出的钱我帮你电汇了。”

“常麻烦你，哪一天我请吃饭。”

“好哇！等我认为可以让你请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你。”

詹映云办甲存，经生有事到银行去时，把钱或支票摆下给她交代一声，人尽管去忙别的事，她会为他办得清清楚楚。

录音机放出另一曲音乐，教导的那对男女边讲解边示范新舞。

“我们一起跳。”詹映云看看他。

“走。”经生牵她插入圈子里。

土风舞跳完已子夜1点半，主持人喊要睡觉的人去睡觉，要“冻露”的人自己找伴找所在去“冻”。

“但请大家特别注意！”主持人咽下口水提高声调：“一个帐篷睡五个人，东边四个是女生的，西边四个是男生的。特别请女生留心一下，不要摸黑摸错了路，钻进男生的帐篷里睡觉，那是女人的禁地。”

女生噘嘴冷哼，男生哄然大笑，有人蹿着叫：

“我们是好客之士，欢迎女生们摸错了路。”

“男生不要摸黑摸到女生的帐篷来，否则就像打猎狗一样打出去。”女孩子中有人不甘示弱大嚷着。

进入帐篷睡觉的人不多，三三两两散开步入夜色迷濛中消失在树林的暗影里。

许济民邀庄灵慧、余明玲、詹映云和经生溜进高尔夫球

场，球场草茵的露水滋润裤管，他沿球场周围溜达。

夜空，几块沉郁的黑云盖住下弦月，澄清湖那边一团高塔的黑影矗立在幽冥中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庄灵慧指高矗的黑影问。

“澄清湖的中兴塔。”余明玲跨步向前拉住庄灵慧。

“能不能进入澄清湖？”经生牵住身边的詹映云冲前追上前面三个人。

詹映云说声“不要”，缩回她的手，但脚步仍跟着经生跑。

“做贼，钻狗洞，偷钻进去。”许济民在前面寻寻觅觅，终于找到围铁丝网的篱笆。

“找找看有没有狗洞，”经生领先带路。

铁丝网边有一处草丛被践成一个窝，经生在窝边用手摸索，摸到铁丝网断了一个缺口，且被扳成一个人可以钻过去的洞。

经生曲下身钻过铁丝网进入澄清湖内；

“这里有一个洞，过来罢。”

外面的四个人随经生一一俯身钻网，经生在里面帮忙扳开铁丝以免刮到衣服。

湖畔的树林阴郁黑暗，仅能分辨三四尺远幢幢的物影，恐怖气氛使三个女孩并排搂腰慢慢挪步，两个男人在两旁牵着她们走。詹映云本来夹在女孩子的中间，看两个男士挨过来牵身边的女孩做护花使者，她跨左一步把庄灵慧挤在中间伸手给经生牵着。

树干棵棵笼罩于枝叶盘集下的幽暗里，恍惚伫立着僵硬

不语的尸体，森森然，路途冥冥；湖隐在不可测的神秘中，鬼魅似乎时时会在无数的树干后面呲牙跳出。五个男女不期然的并排挤紧，双手抄后伸开搂住两边并行者的腰。

中兴塔耸身仰视黑空，宛若麇集所有夜游的阴魂眺瞰苍莽的湖林，每个人的语音峭寒，唯恐惊扰游魂不敢放声笑谈。在塔下绕了几圈，悄然并排搂腰摸黑走回刚才钻进来的洞，弯身钻出去。

回到帐篷处，经生带路循山坳的土径蜿蜒绕过山弯，黑云慢吞吞的游过下弦月，星月露出脸，银辉凄迷地描出山坳的三面斜坡。哇！对面山坡，右边山坡及脚下的山坡，遍山累累的坟墓，横七竖八，头尾乱插；人生终归步入这个拥挤紊乱，而又无可奈何的安祥境域。

“怕不怕？”经生俯瞰脚下，旋身看周围，灰土小路之外尽是坟墓，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庄灵慧挺胸脯，大步下坡踏入坟墓中：“这个世界虽然拥挤，却毫无竞争。”

“这就是人生永久的归宿。”詹映云拉余明玲跟随庄灵慧走下去：“其余的都是暂时的，上天给人这个归宿最为公平，没有人能避免。”

“有什么公平，有的人活到八九十岁，有的人出生便夭折。”许济民指指几座豪华的坟墓：“你看，有的坟墓连墓碑都没有，只是一坯黄土。有的却占地广大，四周围铁栏杆，后面屏壁雕龙刻凤，栏杆里花木扶疏。”

“那只是表象而已。”余明玲叹息着：“所谓公平是同样停止呼吸躺在棺材里。

“不如说同样是白骨一堆。”庄灵慧提高声调，似乎说给坟墓间的幽灵听。

“不要说这种泄气话好不好？”经生说：“女孩子人生都还没起步，懂什么！”

两个男人也随着下坡拐进坟间，五个人分坐几个墓庭半圆的围堤上，秋寒袭人，经生看看大家，都有些害怕，强作泰然。月牙的微光撒在露湿的空气中，视野迷濛。五六年来经生为事业时时刻刻都在忙碌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宁静过，身处满山遍野错乱拥挤的坟墓中，人生的收场终归黄土一坯，他思肘自己为何忙碌？回忆囊昔，人生已过了一半，奔波半辈子还是光棍一条……。

成家，父母再三交代，是应该有一个归宿了，再不然转眼到这里来，躺下之后，也许会后悔空活一场。

回到帐篷时，营火已熄，只剩下两对坐在草地上闲谈。余明玲、许济民、庄灵慧走过去坐下来跟他们聊。

经生站在一个男人睡的帐篷边，詹映云仰首望望星空，姗姗走过来：

“宋先生有没有开车来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明天是星期日，他们要把营地移到澄清湖里面再玩一天，我想早一点回去，你送我回去，我们先走。”

“好，几点走？”

“6点走。”

“起得来吗？现在3点半了，应该说今天上午才对。”

“睡觉了，天亮见！”詹映云挥挥手走向女生的帐篷

去。

“喂！”经生叫住她：“我哪一天请你吃饭或看电影？”

詹映云笑着不答，半晌，望望经生说：

“我们先通一段时间的信，可以出去吃饭时我再告诉你。我明天抄我家的地址给你，你可以写信给我。”

3

难得能像今晚一样10点半回到住处，5天前答应詹映云写信给她，一直没有空写。经生拿出昨天买回来的信纸铺在桌上，坐下来想好好写一封情书。

以前跟琪敏来往的那二年间每星期写一至二封信给她，有时天天写信给她。六年多来除了写过一两封简单的信回去给父母外，再也没有写过信给别人。这几年来自动拨号的长途电话四通八达，有事拿起电话就讲，直接了当，省了不少写信的时间。

他举起笔开始在信纸上写：

映云小姐：

这几年我在您们银行开户，存款、贷款承您帮我不少忙，……。

他停住笔，想先写一些感谢她的话，然后描写她的美，然后写那夜露营的情景，然后写自己对她的仰慕……。

他手指夹着笔，掌心托腮思考，这封信要写得文词华丽，笔锋带感情，使她一读便扣住心弦。他相信自己的文笔是不输任何人的，六七年前常在报章杂志发表画论和评介画

的文章，也发表过一些抒情散文。琪敏常向他说：“读你的信是一大享受。”连要甩掉他了还要求他：“有空多写信给我。”

詹映云长得清爽开朗，大学银行系毕业，经生每次跨进银行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她坐在办公桌前审核传票。她留短发，发波飘散披在颈上。她常常变换发型，时而一绺卷发垂额，时而全梳向左边垂在左肩上，或偏向右边垂在右肩上。每换一种发型总是配合她清爽明眸的容貌，飘逸活脱的自然美。她平易近人，和蔼中蕴含不可侵犯的庄严感，她比琪敏明艳动人。

经生的脑际活跃着詹映云的一颦一笑，詹映云对他印象不错，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暗示他追她。她是他心目中所要寻找的对象……。

经生聚精会神，让詹映云活在脑里的荧光幕，……，想着，想着……明天要到市政府去申请建筑执照，介绍人约下午1时去看地皮，上午9点前需交代会计支票72万到期，把乙种存款转入甲存支票户，补足明天应被兑现的款项；正在建筑的公寓已预售出去的65户合约月底交房子，泥水匠有六个这几天没有来做，明天交代黄宏达去催来赶工，月底好交房子……。

经生思维紊乱，詹映云与公司明天即需处理的事交缠在一起。他夹着笔痴痴的望着信纸，明天支票到期的需记住交代会计，月底如不能交屋就违约……。詹映云在脑中的形象被公司明天待办的急事驱逐掉了。信再也写不下去。以前写信给琪敏，一下笔文思洶洶连写五六张信纸。如果跟詹映云像